

声声叹

■ 菊开那夜 著

我有一些悲哀 悲哀不是因为 他欺骗了我 也不是他以爱情的名义欺骗了我
而是 当我直面这一欺骗时 无法离去



声声叹

菊开那夜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5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声声叹 / 菊开那夜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
2005.5

ISBN 7-5442-3104-6

I. 声... II. 菊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2222 号

SHENG SHENG TAN

声 声 叹

作 者 菊开那夜

责任编辑 杨 雯

特约编辑 黄锦莉

封面设计 朱 懿

版式设计 许 菲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5350227

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电子信箱 nhcbgs@0898.net

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5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42-3104-6

定 价 18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自序

这是我第三个长篇，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。

与《空城》和《一直到厌倦》有所不同，显然的，因为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，而且，回避了前两个小说共同的元素：校园和小镇。

我出生于江南小镇，十八岁时到了A城。其实A城便是苏州，我不愿意写出具体地名，但在小说里并不回避苏州的种种。不是很喜欢点清地名，常常会用一些臆想中的名字，或者用ABC这些含糊不清的指向，似乎这样，更接近自己心目中的城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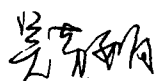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小说里有一些事件属实，比如杭州行，上海行，广州行，北京行。这是近年来我去过的一部分城市。但，人物始终是虚构的。

或者这样说，我不喜欢别人对号入座，亦懒得一个个去解释。在此统一向我的朋友们说一句，请相信有艺术加工这回事。

并没有叶渐这个人，也没有德云、盛北，甚至连太凛都没有。

在这部长篇里，没有我喜欢的人物形象，只是借太凛的视角，说了些自己的观点，如此。

这部小说并不像先前两部那么时空错乱，人物纷繁，固执地往悲哀里走。与写作初衷亦有背离，曾经以为自己会写一群自由撰稿人的生活。写完了，才觉得并非如此。



2004年5月24日

目 录

自 序	1
星堂，笙歌嘹亮仍有悲哀	1
杭城山水妩媚，灵隐寺的佛	23
上海，眼看他们的欢喜与亲密	50
记忆中植秀的声音，童的美丽	78
流花公园的肠粉，念念不忘	101
荣楼，我是多余。祈福农庄，与盛北的平静	124
嘉年华如此喧哗。东海，叶渐说离别	151
关于德云的三种可能性	172
妙声修成正果。K 城，拉拉不是我所想	212
关于太凛的三种可能性	243
尾 声	245

星堂，笙歌嘹亮仍有悲哀

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吵醒了，半睁着眼，恼怒地拿起听筒，是德云的声音，胖子到了，你出来不？

胖子，什么胖子？我的神智还残留在梦里，隐隐约约还记得梦里的某个细节，我想，也许可以用在下一篇小说里，真是职业病。

梅正原啊，你忘记了？

我皱着眉，略想了想，梅正原，那个书商。

是啊，他已经在水门等我了，你快点来。

我不想去，不想去，在这样的意念里翻了身，继续睡。

模模糊糊地，约莫十分钟后，电话铃又响起来了，我哀叹了一声。之所以热爱自由职业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睡到自然醒，但无情的电话铃粉碎了我的幸福。

仍然是德云，她问我大约几时能到水门。

我吸口气，将朦胧的睡意驱逐了一些，声音清楚地说，半小时。

我不化妆，这是我的一个特点，当然，这不代表我没有化妆品，口红眼影睫毛膏我一样都不缺，排列整齐地放在柜子上。之所以只说特点，因我不知是优点还是缺点。

声声叹

张爱玲说，化妆是一种礼貌，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，多多少少有尊重的成分。但虢国夫人素颜面圣的典故更能坚定我的信心，遍看诸人，觉得实在没必要为了这些人的眼睛描龙画凤。

我知，我不化妆亦眉清目秀，但和德云、妙声一同进出，她们光彩照人耀武扬威，我却灰头土脸，不免有些愤愤，但已养成了素颜的习惯，只好奢望会有男人喜欢不施脂粉的坦诚，我是说，我恰好也喜欢那男人。像梅正原那种男人，爱干吗干吗去。

梅正原是卓越的朋友，卓越是妙声不知道从哪捡来的男人，好几次问起妙声，她都睁着双白痴一样的大眼睛，我敢保证，她一定在飞速将各路情人都回想一遍，以免混淆。事实上，她的记忆力确实很有问题，我一共问过三次，每次的答案都不同，以至于我至今都没搞清楚卓越和妙声在哪邂逅上的。

卓越长相斯文，在一家网络公司做 C 某 O，肯定不是 CEO，那家网络公司的 CEO 是华丽的海龟派，开跑车，挎美女，执一杯香槟，感慨人生空虚，偶尔还会写几句歪诗证明自己曾经是文学青年。

卓越人不高，瘦瘦的，脸上有种认真的表情。

其实梅正原谈不上特别肥硕，不知为何，给人的感觉鼓鼓的，就像快要撑破的气球。梅正原曾给高嘉丽出过很

多书，以每本一万块的价钱买断。虽然价钱偏低，但高嘉丽亦有划算的地方，因为梅正原肯预付现金，且不像出版社那样一审再审，更不要求作者精雕细琢。他一般拿到稿子就直接去印刷厂，以至于高嘉丽惊呼连连，还没改错别字呢。

梅正原可能并不知道高嘉丽在写什么，但，为什么要知道呢？只要他确认书的销量能稳定在三万册左右就行了。

接触了梅正原和高嘉丽这样的例子，难免觉得文学真的一点也不神圣，就像生产肥皂、手纸那样，在流水线上走一遍，然后端到市场上去吆喝。

不，我说的只是赌气话，我仍然觉得小说有很多种，壁垒森严，三六九等，比如纯文学瞧不起时尚小说，时尚小说又瞧不起地摊文学。

至于我和德云，我们都混迹于中间阶层，乐此不疲。我想，我是快乐的，我从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去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感，研究些形而上的东西。我太知道自己了，只有小聪明，全无大智慧，我并不为此感到一丝遗憾，甚至是满意的，就像一个志在做宠妃的女子绝不会去嫉妒冷清的皇后。

我总觉得做纯文学很辛苦，我是说，那些混不出头的。纯文学稿费之低，让我由衷热爱时尚文学千字二百的行情。

注意，千字二百只是一个幌子，事实上，一篇稿子被

声声叹

反复卖了N次后，千字千元很容易实现。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，决定了卖二稿并不是很困难的事，只要不是太著名的杂志。

事实上，将一篇文章许N个婆家，是很多作者都在进行的一项事业，虽然那些杂志无一不在首页上严肃地说，强烈反对一稿多投，如若发现，杀无赦，可圈内人都知道那是吓唬新手的。

一稿多投也是有技巧的，听说流畅的操作方式是这样的，先发表于国家级刊物，然后是省级，市级。在省级的時候，把魔爪伸得远些，最理想的当然是各大省份都来一遍，这很困难，所以粗略划分为东西南北中。一稿多投的好处就是名利双收，而坏处，让我想想，坏处就是万一被刊物发现了，他们很可能会扣发稿费，再狠点，就是封杀你。但，值得一搏，不是吗？

当我和德云在身为杂志编辑的妙声面前说着这种无耻论调时，妙声气得脸都绿了。她说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每个作者都这么干，杂志利益将受到怎样的损害。而且，你们想过读者的感受吗？花了钱买杂志，翻开来却是大同小异的垃圾。你们这些文化贩子怎么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？

我怔了怔，但我的反应显然没有德云快，她牙尖嘴利地说，妙声，有些杂志是主动要求索要二稿的，因为稿费低得实在不像话。更有甚者，巴不得作者给的是二稿，以此为由，省下稿费。另外，谁来保护作者的利益呢？杂志

拖欠、拒付稿费现象有多么严重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和太凇现在还有几千块稿费打了水漂呢。

呜呼哀哉，我的四千四百块，想到这个数字，我的心一阵剧烈的绞痛。这是两家无良杂志欠下的陈年老账，他们曾经信誓旦旦地对我说，优稿优酬，搞得好，年终还有奖金，甚至会安排笔会。

我非常喜欢参加各大杂志的笔会，这意味着免费旅游，吃喝玩乐，运气好的话，能从里面泡上个帅哥。虽然我还没有从这条途径里分一杯羹，但我的女友周德云每逢笔会必有斩获。她的战绩很大程度影响了我，使我深信，总有那么一次，我也能在类似的笔会上与某位文学青年四目交视，发射出骇人光芒，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得火热。

这是我和德云第二次见梅正原。上次是在一个酒席上，我已忘记是以何种名义进行的腐败活动，只记得，满桌都是文化圈的显贵，我和德云作为花瓶起点缀作用。另外，还有一个穿旗袍的女人，她年过三十，却天真地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她的年龄，像《围城》里的孙柔嘉那样怯怯地扮着小可爱，每每上新菜，总声音细细地问，呀，这是什么呀？

白痴，德云低声说。

梅正原坐在卓越的旁边，手臂越过卓越，殷勤地递了两张名片过来，我和德云一人拿一张。我顺手放在桌子上，一边剥虾壳，一边瞅那张薄薄的名片：梅正原，格致文化

声声叹

公司总经理。

梅总，我在心里念了一下，然后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德云迷惑地看着我。

我正待告诉她梅总的谐音是没种，可席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在我身上，我只得把头压得低低的，装得跟没事人一样继续吃虾。

直到我吃完了那只巨大的虾，聚集在我身上的目光才渐渐散去。

梅正原比上次更油光满面了，倒不是他面色红润，而是头上的摩丝实在太亮。他穿着件略微显小的西装，脸上带着谦卑的笑容。这种谦卑是可疑的，我和德云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，还没有资格让书商来讨好。

我冷冷地坐下来，冲着梅正原点点头。德云挑眉看我，睡醒了？

没呢，梦游过来的。

真了不起，德云笑，你的书要在梅总那里出吗？

单行本还是合集？我给咖啡加了糖。

都行，梅正原说，有什么出什么。

我瞥了他一眼，这叫什么话，他随便，我还顾惜自己声誉呢，什么垃圾都结集出版，捞到了一时好处，却坏了名头。

说真的，梅总，你开的价钱不是特别理想，德云说。

梅正原搓搓手，脸上堆着笑。那周小姐开个价，我么，

有的谈总是谈的，周小姐和容小姐的文字我一向是很欣赏的，卓越也说你们俩写得不错。

看着面前这个俗气的书商，我想我不愿意将自己辛苦写出的小说交给他。

德云还在和梅正原不缓不急地打着太极，一会儿说按版税计酬，一会儿说两万块买断，一会儿说只签简体版。梅正原做了这么多年书商，自然也不是笨人，他既不拒绝，也不应承，把话题扯得远远的，聊起了高嘉丽刚买的房子和毕泛然的新书。

毕泛然的新书是卓越做的，封面淡蓝色，很雅致。封二有毕泛然的照片，尖尖的下巴，灵动的眼，五官实在精致。这样好看的女孩子也来写字，真是浪费。大体上说，写作是很寂寞的事情，每个字都得老老实实在地写出来，一蹴而就完全没可能。生得这样美，想要什么，自然有人忙不迭地送上来，趁着年轻美丽赶紧享受人生去，何必孤坐一室卖自己的脑髓呢。

但又有什么办法，才能与美丽一样，属于与生俱来，推都推不掉。

毕泛然的书卖得相当不错，虽然卓越并没有告诉我到底卖了多少，但看毕泛然现在的知名度，我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这样的女孩子，不红也难，所有红的因素都被她占全了：年轻，美丽，聪明。

我与毕泛然并无深交，只在媒体上看过一些关于她的

声声叹

访谈，偶尔也听卓越谈起过，说她还在念书，学的是西班牙语。果然是个有语言天分的女孩。

毕泛然在上海。上海，我总是说我不喜欢上海，其实这不是真的，或者说，不完全真。上海代表着一种丰富的美，正因为它的丰富，所以产生了某种压迫的感觉，使人无从把握，心生茫然。我想，这更多的是一种惧，而不是厌。如果给我一段时间去体会这个盛大都市，喜欢它，是件很容易的事。

植秀也说，你会喜欢上海，特别是法国领事馆附近那些树木，你所缺的，只是一个优秀的向导。

植秀曾是电台 DJ，主持一档名叫“安安静静一个人”的深夜节目，受欢迎的程度令人发指。说来也可耻，我亦是植秀的听众之一，其痴迷历史可以追溯至六年前。当时我在读高三，压力很大，植秀的声音是我灰暗生活中的惟一慰藉。我每夜戴着耳机守候着，他的声音忧郁深沉，就算一万个个人同时说话，我依然能分辨出他的音质。他总是很随意地说些话，念些信，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影响。有时心情不好，就整夜放音乐，只肯说一句晚安，证明他一直在。我曾经以为他会一直在，可中间有四年时间，他消失了，很突然地消失。

每个夜晚都没有了他，听说他去北京了，不再做电台。

再次听到植秀的声音，是去年，他重新回到那个电台。事隔四年，他的声音竟没有一丝改变。

梅正原和德云啰啰唆唆半天也没有谈拢，德云有些不高兴了，淡淡地说，那就这样吧，梅先生的建议我会考虑。

有些冷场。

梅正原咳了一声，好，那不耽误两位了，我还要去康缓玉那边谈点事。

康缓玉？我皱了皱眉，这名字有些熟。

是啊，就是那次一起吃饭的，梅正原说。

德云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提醒了一句，旗袍，紫旗袍。

我愣了愣，然后想起来那个尖声尖细的声音，呀，这是什么呀。我笑着，怎么，梅先生和康缓玉也要合作？

梅正原带着几分得意说，是啊，康缓玉新写了一个言情小说，关于离异女性的生活与追求。

我和德云对视一眼，传递了一下对康缓玉的不屑。

梅正原走后，我和德云打车去步行街，像往常那样，我们先去九周拉面馆吃牛肉锅贴。对于锅贴，我有一种特别的情怀。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还生活在小镇，每天放学都会经过一家点心店，四点多的时候，那家点心店总会飘出锅贴的香味，我依稀记得，自己与某个同学去吃过一次，或者是她吃了，我没有。

对于食物匮乏的记忆，使我不悦，使今日的我不悦。我不愿意自己曾经那样可怜，连一个微弱的愿望也无法满足。事实上，仅仅是吃一次锅贴，不难，难的是，所有的

声声叹

愿望都一一得到满足。

而今，我依然不悦，即使已成长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资——他们都说我是小资，我是不承认的。

我仍然和童年时一样捉襟见肘，欲壑难填，这么些年以来，欲望升级了，我却一样的无力。那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无力感，我欠缺很多，比如一份温暖的爱，一间向阳的房。

九周拉面馆是一所日式馆子，店主从日本留学归来，所以馆子的设计风格有明显的日式痕迹，黑门白墙，吊灯是昏昏黄黄的灯笼形，用黑色细铁丝一圈圈裹着，桌椅高度的落差比中国的小很多，黑色桌上放着一些精致的瓶瓶罐罐，里面有各式粉末。

有段时期，店内反反复复地放松隆子的歌，那首歌的MTV我在电视上看过，松隆子弹着钢琴，端庄美丽，一看就是出身良好的才女。据说整过容，整容如能使一个女孩子变得更自信我不反感，类似的手术，比如韩国的金南珠。同样的事搁在另一个人身上就可能会走样，我是说，中国一位小有名气的女歌手。怎么说呢，我承认有偏见这回事，这也许取决于个人素质，比如张国荣，他即使穿着裙子一派妖娆，也是美丽的，而另一个同样癖好的男歌手，却不免使人觉得猥亵。

这其实不是我的观点，而是一次聚会上，某位女士所言，当时我们四人站在湖边，她兴致勃勃地谈到张国荣的性取向。彼时，张国荣已辞世大半年，仍有那么多人温柔

地牵念他。

我永远不能忘记传来张国荣噩耗时盛北的伤感，他只是伤感，不至于脆弱至垂泪。

他发了条短信过来，说张国荣从文华酒店顶层跳下去了。是愚人节，在这个可以骗人的节日，张国荣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，四十三岁，丢下三亿港币，与繁华都市，以及他所爱的人。

我深深地质疑起生活本身，在 A 城黑暗的夜，茫茫地想着，生命到底为了什么，生是什么，死又是什么，为什么，拥有了所有，仍觉得空。

而盛北，在广州某家 KTV 包厢里，听了一夜张国荣的歌，他孤坐整晚，一语不发。

九周的牛肉锅贴四块钱一客，共有六只，全是现蒸的，吃的时候会有肉汁淌下来。德云还喜欢吃九周的虾肉馄饨及牛肉盖浇饭。九周价格便宜，每到夜晚，总黑压压的一片人，那架势好像开会一般，不过，并不像中餐馆那么喧闹，因为很少会有人放肆地喝酒。

九周让人产生好感的另一原因是，这里的服务员都眉清目秀，系着蓝色围裙，很清爽地扎着马尾辫。

我和德云大约半个月会来一次九周，我们向来不看餐牌，执著地吃几款中意的菜式。有时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看